

李相国论

李相国论
事集唐·李绛

●序

公元和二年四月，以监察御史选充翰林学士。未几，改主客员外郎，依前充学士。逾年，转司勋员外郎。年来改本司郎中，依前充学士。自始直内署，周旋凡五年，不独以文章号令为应职，意欲极直谏之道，开天子之耳目，致生人于仁寿，以为己任。是时因抗言论事，面命授中书舍人，赐之金紫。时宪宗固以为南司，大用矣。不逾年，自户部侍郎遂平大政。其后二十年间，崇践中外，卒以刚鲠，致奸凶之大祸。大中初，有诏史官差第元和间相臣五人、将臣五人，将命图形以补凌烟二十四人之次，有司即以公之名迹列在选中，及上奏，独公之名留中不报。噫！自古忠臣不得其死者，自两汉王嘉、李固，至西晋张华，如国朝褚河南、裴河东之类，刚毅不回，有类公之遗烈。于公之生，（此下似有脱文）今中执法夏侯公，乃授余以公平生所论谏，凡数十事。其所争，皆磊磊有直臣风概，读之令人激起忠义。始自内庭，迄于罢相，次成七篇，著之东观，目为《李相公论事集》。下以楷模于后代，上以显元和圣后纳谏

李相国论

之德。升平之运，可惜其致云尔。大中五年辛未岁冬十月，史臣蒋偕序。

●卷一

○论李锜财产请代浙西百姓租税状

元和二年，浙西擒李锜伏法，准旧例，籍其家财产送上都。翰林学士裴洎、李绛等上言曰：

李锜凶狡叛戾，僭侈诛求，刻剥六州之人，积成一道之苦。陛下哀悯无告，为之吊伐，变愁怨之气，为发生之和，歌舞圣时，负戴恩德。其李锜家所积钱帛，皆敛于人，或有酷法冤滥之徒，毙其身，取其货，或有枉法征剥之吏，加其罪，纳其财，前后事状，布闻远迩。圣恩本以叛乱诛讨，苏息一方，今辇运钱帛，播闻四海，非所谓式遏乱略，惠绥穷困也。伏望天慈下痛哀之诏，降雨露之泽，将逆人财物，并以赐本道，代浙西百姓今年租赋，则万姓欣戴，四海歌咏。

上览状嘉叹，久而从之。

○论请驿递赦书状

元和三年三月，御丹凤楼，大赦天下。知枢密中使刘光奇，党比同类，奏：“准旧例，散差中使，走马往诸道送赦书，所贵疾速。”意欲庇假其类，使至诸道，受

纳财赂，俟其至也，自获其半。翰林学士裴洎、李绛等奏曰：

陛下自临御海内，事推至当，易去烦苛。今复以赦书散差，敕使耑送，是求方镇财物，盖非陛下意旨。请付度支盐铁，急递发遣，既得疾速简便，又无求取劳扰。

上依绛等所奏。光奇又奏曰：“旧例如此，难便改易。”上曰：“旧例若是，即须恭守，若不是，即须改移，岂可循旧弊耶？宜依裴洎、李绛所奏。”自此众情必知虑事□可以理夺，真致治之英主也。故言时事，称贞观、开元、元和之政焉。

○请立皇太子状

元和三年，学士李绛上言曰：

古先哲王，以天下为大器，知一人不可以独理，四海不可以无本，故立皇太子以副己，设百官以分职，然后人心大定，宗社永宁，有国家者不易之道也。陛下嗣膺大宝，四年于兹矣，而储闱未立，典策不行。是开窥觐之端，乖重慎之义，非所谓承宗庙、重社稷也。且汉

魏故事，国朝旧制，悬诸日月，著为宪章。伏望陛下抑撝谦之小节，行至公之大典，用兴储副，永固邦家。则主鬯承祧，必光于万代，问安侍膳，道播于百王。

上曰：“朕以菲薄，获守社稷，而虔恳未通于天地，孝诚未达于宗祧，而遽示天下，私先及于子孙，朕甚慙焉。然以卿忠诚，累有陈请，援引祖宗制度，援引经典宪章，事重礼崇，瞿然增惕，宜依所请。”遂下制司，择日备礼册命，即惠昭太子也。

○谢宣慰状

今日奉宣圣旨，以立皇太子制下，特赐宣示臣者。祇奉诏命，欢抃失容。伏以时属升平，运逢交泰，陛下思固大本，以承鸿休，爰命元良，式昭茂典。无疆之祚惟永，至德之光日宣，亿兆生灵，鼓舞欣戴。臣猥惟浅陋，获奉轩墀，特降眷慈，俯赐宣示，以荣为荷，倍百常情。

○论安国寺不合立圣德碑状

元和四年，盛修饰安国寺。左军中尉功德使吐突承璀，令僧惟应等连状奏请立圣德碑。承璀恩泽无二，言

无不行，遂先立碑，石大小高下一准华阴岳碑。及堂构克成，承璀奏请学士撰碑文，且曰：“臣以排比一万贯钱，充送撰文学士。”有进旨：“令学士司勋员外郎知制诰李绛撰。”于是绛与诸学士议：以自古圣帝明王，无圣德碑，岂德不迨欤？盖以谓不宜刊勒，且示圣德有区限也。及同状上论，其旨曰：

陛下布维新之政，划积习之弊，行前王所不能行，革历代所不能革，四海延颈，日望德音。今忽自立碑，以示天下不广，彰满假之渐，招矜炫之讥耶？大《易》称“大人者与天地合德，与日月合明”，执契垂拱，励精求理，化成天下，高视百王。岂可以文字而尽圣德？又安以碑表而赞皇猷？若可叙述，是有分限，乃反亏盛德，岂谓敷扬至道哉？故自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，无立碑之事，至秦始皇荒逸之君，烦酷之政，然后有罽、峯之碑，扬诛伐之功，纪巡幸之迹，适足为百王所笑，万代所讥，至今称为失道亡国之主，岂可拟议于此哉？陛下嗣高祖、太宗之基，举贞观、开元之政，思治不遑食，从谏如顺流，固可与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方驾

而行，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经之事，而自损圣德？近者阎巨源请立纪圣德碑，陛下详尽事宜，皆不允许，今忽令立此碑，与前事颇乖，可否相违，是非殊异。况此碑既在安国寺中，即叙载游观崇饰之事，述游观且乖理要，叙崇饰又非正经，固非哲王所宜行也。伏乞圣慈，特令寝罢。巨等职忝近密，理合献陈，庶申葵藿之诚，冀增海岳之大。谨奏。

其日晚，奉宣进旨：“览所陈，深叹忠鯁，已依所奏，不令造立，其碑楼遣令拽倒讫，想宜知悉。”敕使宣了，学士相视，不准拟一状便行。寻问敕使如何拽倒，曰：“圣人览状时，承璀正在旁立。上处分令拽倒，承璀云：‘碑楼功积大，卒拽不倒，款缓令拆。’意欲延引，候便再论。上厉声曰：‘多著牛拽。’乃不敢言。遂以百牛拽倒。某见定当了，奏闻，便令宣与学士。”

○上问德贤兴化事对

上尝御浴堂北廊，从容言曰：“朕闲览前史，见兴化致理之主，奉公竭忠之臣，未尝不加兴叹，想其风采。洎我贞观、开元之化，备在青史，垂于不朽。朕不量

菲薄，欲庶几仰承祖宗之道，追踪古昔之风，将钓拔俗之士，致济代之才，举兹凋瘵，纳诸仁寿，边境靡烽燧之警，郡县无愁怨之音，礼义兴行，盗贼屏息，无忝谥号，不为宗庙之羞，何行而可以致是也？”学士李绛对曰：

陛下兴圣怀，发德音，追帝皇之高风，绍祖宗之丕烈，思延钓筑之士，想致唐虞之化，非臣凡近愚昧，所宜获承圣言而祇应清问也。臣闻圣人与天地合德，日月合明，思发于志，故《易》曰：“出其言善，千里之外应之，况其迩者乎？”又曰：“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。天且不违，而况于人乎？”昔周成王泣启金縢，皇天为之反风；宋景公诚发德音，妖星为之退舍。天人相应，今古同时。《记》曰：“川泽通气，山川出云，嗜欲将至，有开必先。”言圣灵相通，有感而应也。今陛下以上圣之资，抚易化之运，积励精思理之志，求希代济时之贤，感于诚怀，劳于梦想，言出于口，行加于人。神祇将必效灵，才彦固当接武，岂惟殷宗求于傅说，周文获于渭滨。愿言必从，志诚斯感，惟圣人为能之

。

抑臣又闻，政必观其实不观其文，信其行不信其言，若欲天下副陛下之诚，从陛下之化，自非圣躬行之，以导其下，则无繇而致。未有表正而影不直，声鸣而响不答也。今陛下以常士之礼，而待拔俗之贤，以九品之禄，而望超代之器，是犹垂蜗蚓之饵，以钓吞舟之鳞，设弓弋之<矢敷>，以罗垂天之翼，固不可得而致也。昔文王养老而伯夷、太公出，昭王礼士而邹衍、乐毅至，故以身先之，以诚致之，未有不应者也。陛下诚能正身励己，尊道贵德，亲信端士，远弃邪佞，尽忠进直者奖之，希合从谏者斥之。与大臣言，敬而信之，不使小人参其事；与贤士游，观而礼之，不令不肖者构其隙。唯义所比，不论亲疏，唯仁是行，不论贵贱。去冗官无益于时者，则禄及才能矣；出宫女之希御幸者，则时无怨旷矣；简繁数之仪，则礼得其节矣；除靡慢之奏，则乐得其和矣；将帅廉，则士卒勇矣；官师公，则治化洽矣；法令行，则下不违矣；教化笃，则俗必迁矣。如此，则圣问周达，德声遐宣，可使金石孚变，鸟兽率舞，而况

于人乎？则必贤哲慕义，英彦赴响，伊尹必负鼎而来，吕望必投钓而起，由余必弃戎而委质，宁戚必舍牛而效用。三杰成功于高祖，四七展才于光武，龙吟则山云起，虎啸则谷风生，自然之应也。然后陛下坐明堂，朝群后，兴教化，作礼乐，正风俗，厚人伦，远比尧舜兴崇，近与祖宗合德，时臻至理，代称中兴，则向者圣念所思，睿心企及，何远之有哉！唯陛下勤行之尔，若言之不至，无至也，伏惟陛下念之，伏惟陛下勤之而已。

上曰：“美哉斯言！朕当书之于绅。”因有进止。检自古明君贤臣、乱君邪臣事迹，造屏风焉。

○造屏风事

元和四年，敕学士，令“检自古明君贤臣、乱君佞臣事迹，作屏风三合，其图画美恶，题写其事。朕施于便殿，坐卧观阅，用为鉴诫，以自省察。”学士李绹、崔群、钱徽、韦宏景、白居易等，检讨事迹，如文王得吕望以兴，齐桓公任管仲以霸，齐宣王诛阿大夫，京房对汉元帝，周幽王嬖褒姒以为身祸，秦二世惑赵高以亡天下，陈后主方事弋猎，遂以亡国，朱异劝梁武帝纳侯景

，台城遂陷，如此之类，都五十余事，造屏风三合。具列其事进入，并以状称贺。上大悦，乃令中使将出中书，以示宰臣。百僚上章贺。即日张于便殿，朝士省阅，顾左右中人，指示曰：“汝等大须作意，不得有如此之事。”

○进历代君臣事迹五十余状

元和四年奏：

臣等先奉进止，令检寻历代至国朝已来，圣帝明皇，忠臣义士，君臣合体，事迹可观者，检五十条进呈，欲于御坐置屏风观览者。伏以自古圣王，皆忧勤庶政，未尝不取鉴于前代，致理于当时。昔太宗亦命魏征等博采历代事迹，撰《群书政要》，置在坐侧，常自省阅，书于国史，著为不刊。今陛下以天纵圣姿，日慎一日，精求道理，容纳直言，犹更参验古今，鉴试美恶，朝夕观览，取则而行，诚烈祖之用心，必致贞观之盛理。臣等谨依撰录，都五十条，贤愚成败，勒为两卷，随状进上。其《群书政要》，是太宗亲览之书，其中事迹周备。伏望德政日新，成不讳之朝，致无为之化。

○批答宰相等贺忠谏屏风

朕以负荷至大，惕厉每深，常所忧勤，岂敢暇逸？虽卿等竭忠献替，荅臣之救既多；而朕亦追想圣明，谏诤之规是渴。所以列其事迹，文以丹青，嘉乎匪躬，凜然在目。庶以发挥寡昧，辨察正邪，置之坐隅，所期于外奖示诸卿等，但表于中怀，咏之清风，企以从政，岂惟斯美，得在前人？卿等道极致君，才周济物，弼违义激于金石，成务功格于神祇，事合公忠，言形将顺。周省陈叙，诚览诚明。所贺知悉。

○论裴均进银器状

元和二年春德音：天下方镇因缘进献，哀刻百姓，赋敛烦重，外以进奉为名，内以货财为事，遂有痛哀之诏，断方镇非时进奉。其夏季，襄阳节度使裴均，素交给内官，恃其援助，遂进银盆之类万余两，宪宗因事繁，误纳于内，学士李绛等论奏云：

陛下圣明之德，超迈百王，英特之姿，跨越千古，察百役之繁猥，愍万世之愁苦，念杼轴之积弊，知奸臣之徇私，外以进入为名，内以贿遗为计，厚敛于下，半

入其家。所以特降鸿恩，大拯颓俗，罢方镇不时之贡，禁天下无艺之费，苏息下民，革除宿敝。颁宣之日，遐迩毕臻，感恩涕泣，仰德歌舞，更相谓曰：“不图今日，复睹圣时。”利泽布于四海，德施周于万类，家吟户咏，气舒目明。才及数月，今自废罢，受纳裴均所进银器。天下之人，皆谓诏书不信，必谓陛下以财货为先此人，非益于圣德也。且裴均行不繇道，奸以事君，固违制书，敢进银器，此是试陛下之意，若不容纳，必知英主不可以利啗，则须恭守典宪，遵朝廷，若为受领，则知圣怀必可以财动，因此厚敛于下，此不忠不诚之大罪也。倘陛下以裴均位当藩镇，官极崇显，未能行法，以惩奸人，伏望以制书令度支收纳，即不违敕文，又免入内库，无亏圣政，以示外方。

上览疏惊曰：“我事繁，都不记得，许令受纳，是我误也。所进是赦书未到前发来，裴均特赦其过。依卿所奏，便送纳度支收管。”其日，遂令中使押领银器于中书。宣示宰臣，云：“裴均违敕，进此银器，缘其赦书未到前已在道路，所以特赦其过，并令送纳度支，所宜

知悉。”宰臣惊悦，进状称贺，中外皆喜上之从谏求理焉。

●卷二

○学士谢状

臣绛等今日伏蒙圣恩召对，特赐延纳，过有奖谕。又奉宣圣旨：“卿守职尽忠，常如今日，朕何忧天下不理？”又复见襄阳进奉，出付所司，安国寺铸圣容处又罢临幸者。亲奉德音，旋蒙宣谕，目睹盛事，心感皇明，喜戴交并，抃舞失次。伏以陛下忧勤庶政，推以至公，容纳直言，事惟求当；臣等恭守职分，自合罄竭愚衷。岂望天眷绸缪，特加奖谕，感恩激切，倍百常情。至于慎守德音，出外方之献，严重清蹕，罢近寺之游，此皆发自宸衷，卓然光大，足以动四方之听，感万国之心。臣等职在禁闱，时逢昌运，以欣以忭，意不能宣。

○论柳公绰事

御史中丞柳公绰与宰臣不协，为所阴中。宪宗因对学士李绛，忽云：“柳公绰逐突台中，公事不理。我与一远郡刺史，以励后人，何如？”绛遂奏曰：“自柳公绰为中丞，公议皆云称职。性素强直，不依附于人。众传掌权之人有忌者，辄欲去之。望圣意审详根繇。”

上大悦曰：“诚如此，且任之。如有阙败，去之如何？”

○论裴武事

京兆少尹裴武，衔命使镇州，令谕王承宗割德、棣两州归朝廷，武飞表上言，一如朝廷意旨。遂除承宗所署德州刺史薛昌朝为德棣节度，令中使赍旌节授之。而魏博田季安得飞报，先知之，遽报承宗，言昌朝与朝廷通，遂星夜追昌朝德棣州节度。及旌节至魏州，又为季安留连，得为宴乐，停七八日，而昌朝寻已追到镇州，朝命遂不行。比及武使回，事宜与先上表参差，并有人潜伤武，云使回宿宰相裴洎宅，迟明方见。

宪宗大怒，乃召学士李绛，因顾问，奏对毕，上颜色甚震怒，曰：“裴武罔我，苟求脱于贼中，上言不实，令我制除薛昌朝，今果不受，又使回未见，先宿裴洎宅。须左除岭南远处。”绛因奏言：

裴武甚谙练时事，往陷在河中李怀光贼中，事迹可称，今所衔命，不合绝有乖错。大抵贼多变诈，难得实情。以臣愚虑思度，王承宗恐国家必有征讨，请割德、
